

关注

创作谈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表达

——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研讨会侧记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书真实记录了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斯诺进行实地采访时的所见所闻。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根据该书改编而成,涵盖了1928年至1941年间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变革。11月24日,由战友文工团电视艺术中心、北京艳阳高照国际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与该剧主创人员围绕该剧的拍摄视角、思想蕴涵、人物塑造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家们认为,多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找到创作规律的同时也面临了从题材内容到艺术表达如何创新的问题。而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有效开辟出新境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注入了新鲜血液。

客观视角 国际视野

中国革命的独创性使之具备文艺书写价值,它先天具有理想之美、信仰之美、革命历史之美,切入视角有不同、史实选取有不同,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通过第三方外国记者斯诺的视角阐释了红星为什么能照耀中国。与会专家谈到,1928年至1941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该剧紧扣时代风云,通过斯诺一系列新闻报道以及他对各阶级政党、各阶层人士的采访,为自己找到了去哪里的方向和志向。也在寻求中找到了能解决中国动荡不安、解决人民疾苦的路径与方法。剧中,斯诺第一次向世界客观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红军和万里长征,他公开赞许和颂扬了

伟大的长征精神。剧中将采访的故事线与事件发生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使得其视听语言不同于一般的电视剧叙事。采访语言中有问有答,既包含采访前的困惑与细心准备,也包含采访后的豁然开朗,使得该剧升华出传统影视作品中没有的思想性认知层面的东西,并娓娓道来,丝毫不显生硬。有专家认为,该剧选取视角客观,兼具国际视野,在角度选取方面标新立异,为解决同类题材影视剧创作同质化等问题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基于史实的合理艺术想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很好地秉持了这一原则,做到了基于史实的合理艺术想象。有专家谈到,该剧以详实的

史料作为全剧支撑,不仅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做到了忠于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这种严谨的历史考据态度值得影视创作者们学习。在人物塑造方面,该剧不仅塑造了真实历史人物,如毛泽东、斯诺、彭德怀、张学良、鲁迅、沈钧儒、蒋介石、宋氏三姐妹等,同时也设定了虚构人物,如金四爷等,真实历史人物同虚构人物的结合自然,合理的艺术想象为故事的展开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也有专家谈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常把虚构人物处理成过场人物,只是为了剧情需要而设置,忽略了人物本身的心路历程和与真实人物之间的紧密关系。然而,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虚构人物并非简单的过场人物,他们贯穿于全剧始终,如剧中的金四爷、华盛顿·吴、贾黄堤等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有机融合在一起,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和谐统一。

打开青年人对历史的认知之门

中国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在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里,我们看到中国革命也可以改变外国人的命运、立场乃至人生追求。与会专家谈到,剧中主人公斯诺起初只是逃船票只身来到中国探险的年轻人,到后来却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斯诺个人对中国革命有两大贡献:一是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二是作为记者向世界反映了真实客观的中国。有专家指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具有纪念先辈与教育后人的双重意义。然而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往往因为说教味较浓,年轻人很难将观剧的主动选择权赋予此类题材作品。该剧谱写了人物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响曲,剧中斯诺的个人成长史也是青春励志史,该剧以众多当下性话题打开了青年人对历史的认知之门。(许莹)

铸就信仰的丰碑

电视剧《麻雀》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谍战剧《麻雀》自播出以来,受到了广泛热议。该剧改编自国家一级作家海飞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陈深潜伏在汪伪特工总部首领毕忠良身边,以“麻雀”为代号开展工作,秘密传递信息,成功“窃取”汪伪政府“归零”计划的故事。11月19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麻雀》专家研讨会在中国科技馆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对该剧进行了多方位的梳理点评,力图在当下全新视听生态下为同类题材电视剧创作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与会专家认为,在主题表达方面,电视剧《麻雀》中人性让位于信仰,剧中所有主要人物的行为背后都有坚定信仰的支撑,从而确立了信仰在剧中的核心地位;在类型选择方面,该剧符合谍战剧的基本创作要求,但又不满足于单一化的艺术表达,进行了多维度的创新。例如该剧观众被赋予全知视点,剧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对于观众而言是可行的,但剧中人物彼此并不知晓,从而悬念迭起,这与传统谍战剧让观众不断通过自我否定揭开事实真相的创作手法有所不同;再如剧中多组爱情关系的架构,有的是真情实感,有的是逢场作戏,剧中的爱情戏恰恰衬托了谍报工作的残酷与无情,烘托出了抗战面前凛然的民族大义。也有专家指出,该剧在前期宣传过程中过于强调偶像化与高颜值,但是部分演员在对角色塑造的分寸感上还有所欠缺,专家建议,越是偶像越要去偶像化,优秀的演员应以演技担当为标杆,将塑造好角色为己任,真正在精神内涵层面感染观众。

(许莹)

电视剧《骡子和金子》：平凡马夫的长征路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各类相关题材电视剧层出不穷。怎样才能拍出新意,是许多同类题材电视剧主创寻求突破的方向。电视剧《骡子和金子》于10月21日在江苏卫视与安徽卫视播出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众多献礼剧中脱颖而出。该剧讲述了草根农民骡子在湘江之战中意外获得了大量黄金回到家乡,后在花姑的陪伴下一起追随红军、归还黄金的故事。剧中的骡子是一个平凡的马夫,起初没有热切的革命热情,更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却最终踏上了一个人的长征路。11月20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了电视剧《骡子和金子》创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就该剧的人物塑造、主题思想、叙事技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对同类题材电视剧创作起到借鉴与启示作用。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没有展现红军主战场,而是着力将笔墨放在对主战场背后老百姓长征路的刻画上,展现了一位平凡马夫的特殊经历。从表面上看讲的是千里走单骑的故事,但是在价值观与文化内核上却直指诚信与信仰,为了送还金子,骡子一路追赶红军,跋山涉水,一路遇到了红军、共产党,也遇到了国民党特务、军阀、土匪、小偷、骗子、彝族兄妹等形形色色的人,但他始终没有一丝将黄金占为己有的念头,而是坚守脚夫行的规矩,人



在货在,货比天大,骡子个体的精神成长历程与历史大事件相碰撞,这是突破以往长征题材的地方。该剧对当今社会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意义。也有专家指出,剧中仍旧存在剧情不合理与细节失真的地方,例如率领4万红军渡江的首长职位不清;杨副官如何死而复生没有交代清楚等。与会专家强调,越是红色题材年代剧和传奇剧越要强调细节的真实,在可信性上应下足功夫。(言舞)



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上海嘉彤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泰合百联传媒、霍尔果斯捷成瑞吉祥影视等联合摄制的电视剧《九九》于11月24日登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

电视剧《九九》以别具深意的视角,演绎了一个女人至悲至喜的生命历程,苦难而不失真实,艰辛而不忘欢笑,向人们展示了“爱”最宽广的外延,以及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不离不弃的眷恋,为观众呈现出震撼心灵的人性之美。

该剧力邀王茜华担纲女主角,近年来,她在《小麦进城》《女人的村庄》《当家的女人》《闯关东2》《胡杨女人》《上门女婿》《我在北京挺好的》等电视剧中塑造的乡村女性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应更注重儿童电影的文学性

□简平

我自己既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也从事儿童电影的制作,所以,我更加注重影片的文学性,如果我们的孩子在看一部电影时仅仅哈哈大笑一阵,转过身去就彻底遗忘,一无所获,那说明这部电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如果成人可以娱乐至上,那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童年感受、童年记忆之所以珍贵,就在于那也是他们最初的审美体验,而这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所以,儿童电影甚至比所有其他的电影应该更加注重文学性。但是,我们恰恰遇到了一个以金钱或票房、收视率为度量衡的所谓“市场”的现实,我们的文学追求常常被制片方、院线耻笑和不屑,使我们倾心倾力拍出来的儿童电影几乎连上院线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严峻的现实。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就缴械投降、放弃市场了呢?这是我们这些精神上的唐吉珂德们不愿意的。如何解决,惟一的可能性就是在坚守自己追求的同时,去挑战市场,因为不能因市场而放弃孩子,孩子的审美培养是永恒的。

我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男生贾里新传》,当时就是想尽办法一定要上院线的,考虑到“市场”,我动了一个脑筋,我要为片中的男老师找一位有号召力的明星。说是找明星,实际上我还是在坚守文学性,换句话说,我要给孩子找一位赋予了文学理想和情怀的老师。最终我找了那时还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的台湾演员阮经天,因为这种形象的男教师才是孩子们所真正喜欢的,也是符合我的追求的,不刻板,有朝气,爱运动,孩子气,很幽默,也浪漫,这就是一种号召力。我向院线老总们发问:你们对儿童电影照样要求卡司,那我现在给你们推一个,你们识不识货呢?结果,看了片子后,他们都认可了。我因此既保证了我所希望的文学性,同时也进入了院线,并取得了自己希望的票房,最终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荣誉。

我在审读动画电影《喜羊羊与大灰狼》第一部《牛气冲天》的文学剧本时,认为并不符合儿童文学认知上的童真和童趣,那是假的,是将成人的东西做成的低幼版本,由此我提出应该有勇气有责任丢掉这样的“司马昭之心”,而尊重儿童本位意义上的文学性。后来,尽管片子中使用了一些流行的网络语言、一些成人化的时尚因素,但总体而言,还是落在儿童立场,有童趣但不做作,轻浅但不幼稚,启智但不教条,一些情节和对白既保持了 we 最初要求的内在的文学性,又不失天真,童趣盎然。由于也考虑到“市场”,考虑到“合家欢”电影的特性,毕竟在让孩子喜欢的同时不想让陪同他们的家长昏昏欲睡,所以在着眼于孩子的同时也顾及到了成人的接纳与观赏要求,虽然相当艰难,但我们基本做到了,那就是激发起成人失落已久的童心。这部影片成了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动画片,受到普遍的欢迎。

今年,我们出品的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再一次以创新的思维,成为电影银幕上的一个奇迹。从8月12日到10月11日,这部电影一共在院线上映62天,在只有1.9%排片的开局下,完全是靠口碑回应了那些短视的院线经理们,始终保持了上座率冠军的地位,以每天都超过20%惊人的超高上座率,夺得了“市场”“口碑”双丰收。取得票房近6700万元,创下了中国纪录电影的最高票房。事实上,我们在做这样一部完全与“商业电影”不搭界的“自然电影”时,最为强调的就是一颗“童心”。制片人罗伊·康利曾凭借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魔发奇缘》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他相信这部电影既能震撼成人,更会让看过的孩子记忆一生。因此,在用真实的素材来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时,我们同样非常强调文学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是山川美景和捕捉到的动物镜头还不足以打动人心,而现在所呈现的故事显然具有强烈的文学内质,可以说文学才是让那些动物萌动起来,让大自然彰显人文辉煌的最可靠的基础和支撑。我自己一直是将这部电影当作一种类型的儿童电影,事实上,我在电影放映厅里听到最开心的笑声,看到最紧张的观众都是孩子。

我总是想起丰子恺先生的那句话:“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我想,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儿童电影的人,面对种种困境,还是应该要这样想着——严峻的市场,永恒的孩子。

为孩子们工作着是美丽的,幸福的。

第十一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在武汉举行

由中国影协、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武汉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1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11月22日至25日在武汉举行。本届论坛包括当代视觉艺术峰会、“青年电影的融资渠道与市场选择”主题峰会、青年影人沙龙、“互联网时代的武汉影视产业发展”圆桌会、年度青年导演峰会、闭幕式暨年度新锐影人推介盛典等多项内容。

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积极推介华语电影新人、鼓励华语原创作品,面向全球征集华人青年导演优秀作品。本届论坛共征集来自海内外华人导演的影片300余部,经选片委员会筛选,共评出入围影片35部,新锐影人推介入围影片20部。论坛新锐影人推介委员会由导演冯小刚主持,委员包括江平、张杨、刘恒等。最终,杨庆《火锅英雄》、汤韵筑、楼一安《失控谎言》荣获年度新锐编剧;王学博《清水里的刀子》和曾国祥《七月与安生》荣获年度新锐导演;年度新锐男演员由应岱臻《欢·爱》和陈家乐《幸运是我》获得;年度新锐女演员是孙怡《欢·爱》和孙伊涵《我心雀跃》;《路边野餐》和《呼吸正常》获得“评委会特别关注”奖。

论坛期间的“年度青年导演峰会”环节,青年导演围绕各自的新作分享了创作经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导演张一白认为,类型化不代表对导演意识和个人风格的抹杀,拍电影就要拍有善意的电影。《长江图》导演杨超认为,类型片、艺术片、文艺片三者应各司其职,找到对应的目标观众,形成良好互动;艺术电影应探索电影的表达边界,提供新的题材、方法与表达形式。《幸运是我》导演罗耀辉认为,面对不同类型的电影,我们应该培养观众接收多样化电影的观影习惯,这样市场会有更大活力。(影文)